

我梦见死神的列车，冒着白烟，
车上装满老人、青年、妇女和儿童，
个个容光焕发，叽叽喳喳。
一个红脸膛的老汉正向大伙讲述
他被卡车碾死的故事，
孩子们欢快地从车厢这头跑到那头。
死神剃个光头，眼露喜色，
抽着烟斗，专注驾车。
我大声问：你们这是去哪？
死人们兴高采烈地回答：
我们去乌有之乡。

上架建议：惊悚经典

ISBN 978-7-5470-1025-9



9 787547 010259 >

Baidu 百度 百度一下


周德东

定价：22.00元

死亡之妆

在对我们的智慧、技术自以为是的时候，
其实离真相、真理还差十万八千里。

周德东 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 万卷出版公司

鬼神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。

人类之初，由于不了解雷霆闪电山洪地震等等自然现象，就创造了鬼神文化。鬼神文化乃文学之母，作为一个文人，我对其充满敬慕之心。

时间深邃，空间浩瀚——渺小的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探知永远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恐惧无边无际，无始无终。

恐惧感来自遗传、经验、想象、暗示。它伴随我们一生。

婴儿离开漆黑、柔软、温暖、寂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恐惧；长大之后，对黑暗、灾祸、玄虚、未知充满恐惧；于人生的尽头时，对死亡充满恐惧……

东西方的惊悚文化不同。西方倾向于现实的惊悚，比如变态杀人狂、灾难、怪兽、外星人、机器人等等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惊悚；东方倾向于鬼魅的惊悚，比如莫名其妙的怪事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若隐若现的神秘不可抗力等，那是某种精神的惊悚。

既然每个人都有恐惧感，那么，作为文学的一种类型，惊悚小说就不能缺席了，它用来探索惊悚、展现惊悚、战胜惊悚。

从功能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猛药，“熟视无恐”，它能够增强读者的抗惊悚心理素质，从而变得勇敢和坚强；从娱乐角度讲，惊悚小说是辣椒，用来丰富读者的口味。我们不可能天天吃辣椒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辣椒这个品种，那我们的精神餐桌就太单调了；从文化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

对源远流长的鬼神文化是一种传承；从哲学意义上讲，惊悚小说是在探索生命、灵魂和宇宙的奥秘……

中国当代惊悚小说依然处于摸索阶段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经过多年的艰难努力，本土惊悚小说终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很多惊悚小说开始占据图书畅销榜，拥有了特定的读者群体。近两年，惊悚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从各个角落冒出来，有优有劣，令人喜忧参半。

当下的惊悚小说基本分两大类：一类是鬼故事，更多流传于民间和网络。优秀的鬼故事并不多见，很多鬼故事停留在民间传闻阶段，没有经过文学提炼，宣扬迷信和血腥，意义消极，大大贬低了惊悚文学在大众心中的形象；另一类是惊悚故事，以鬼魅为表皮，最后慢慢揭开谜底，还原现实真相。我把这类故事称为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好的惊悚故事抨击人性之恶，现实之丑，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。

我写过十四部惊悚小说，均属于“装神弄鬼型”。其中，我最喜欢《三减一等于几》。

实际上，大手笔的惊悚小说呈现的应该是某种天马行空式的惊悚，甚至没有逻辑。追求严谨，那是推理小说。而目前，中国的惊悚小说家挤在同一条刚刚起步的路上，都在比拼编故事的技巧——不管前面的悬念多么巨大，中间的气氛多么惊悚，结尾都要给出一系列严丝合缝的解释。为了最后能够自圆其说，驴唇对上马嘴，我们的作家总是在绞尽脑汁地重复这样一个工作：造包袱和抖包袱。正因如此，很多作品显得刻意、做作、拘谨、虚假。

在我看来，惊悚小说要上台阶，比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想象力。

远古时期就产生了鬼神文化，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。那时期的人类思维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之初，属于孩子式的思维，而我们现在缺乏的恰恰是孩子式的想象力。前路漫漫，让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求索吧。

最后说一句，虽然我写惊悚故事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生活中所有的惊悚都是故事。



CONTENTS
目录

我遇见了我 1

生活中，恐怖不可能都是故事。

J号楼保安..... 117

最安全的人，也许是最危险的人……

蓝袍子 181

我宁可在戈壁草原上奔走一夜，也不愿意掉进她那没有底的秘密里，粉身碎骨。

死亡之妆..... 209

他一步步走近葛桐，他手中的剪子已经逼近了葛桐的喉管：“你给我当模特，好不好？”

孤店 231

经常写恐怖故事的人，早晚要遇到恐怖的事。





Story 1

I MEET MYSELF

我遇見了我

生活中，恐怖不可能都是故事。

她很怀疑地看了看这个蹲在地上的人：“你的身份证呢？”

很瘦的人说：“我去考察八路军走过的地方。在古浪那疙瘩，我的身份证被人偷了。”

她又问：“你能说说你写过什么书吗？”

很瘦的人就流利地说出了几个书名。

那个女警察对男警察小声说：“他是作家，我担保。”

男警察对很瘦的人挥挥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然后，他又讯问下一个。

很瘦的人走出关押地，长吐一口气。空气无比新鲜，女人真美好。

身后有人叫他：“哎——”原来是那女警察追了出来。他就停下了。

那个女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想请你去我家做客，可以吗？”

很瘦的人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啊。”

在路上，女警察告诉他，她叫房丽，她老公叫吴进忠，是个教师，他对文学很痴迷，写了很多年，就是发表不了。

她说：“周老师，我希望您以后能帮帮他。”

很瘦的人说：“这事儿没问题。”

到了房丽家之后，她老公吴进忠听了太太的介绍，十分高兴，他忙前忙后，又递烟，又沏茶。

很瘦的人一坐下就开始谈文学，谈霍桑，谈博尔赫斯，谈伍尔芙，谈乔伊斯，谈斯蒂芬·金，谈当前大众对纪实类文学的热衷，对虚构小说的疏远……

很瘦的人一直说到吃晚饭。他饿瘪的肚子终于被丰盛的饭菜塞满了，甚至还打了嗝。当晚，善良的小两口挽留他住下来。

次日，他离开的时候，小两口恋恋不舍地送他上路。

吴进忠挑了一些稿件给他，希望他能向出版社推荐推荐。

很瘦的人说：“你们就等信儿吧。”

房丽看他的黄风衣太破了，就把老公的一件黑风衣给他换

很瘦的人翻了翻眼，尴尬地离去。

——这个人是我，真是我。

这次尴尬的经历，发生在三年前的夏天。那个夏天贼热，满大街的人都吐舌头。

周德东写了很多年文章，可是，一直没搞出什么大名堂。现在，他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，定居北京，不再漂泊，他和他太太像童话里讲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最近，周德东很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。

他的老家在天安县绝伦帝小镇，十八岁那一年他穿上了军装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山海关，出来闯荡世界。

这些年，他一直追名逐利，不能自拔，转眼已经八年没回老家了。

他想看看母亲老成了什么样子，他想看看又冒出了多少外甥和侄子，他想看看绝伦帝那一尘不染的天，他想在那个安静的小镇好好写本书——当然是恐怖故事。

他一直发誓要好好写一部通俗小说，可是写着写着，不自觉地就清高了，就深沉了，就成老师了，就装神弄鬼了。实际上，当通俗作家也要排除杂念，心甘情愿做一个下九流的说书人，老老实实为大众写好看的故事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他还打算到老家天安县文化馆看看，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第一篇写周德东的文章，就发表在天安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《黑土地演唱》上。绝伦帝小镇归天安县管辖，在县城南边，一百里路。那时候，周德东在外面混出了一点小名气，尽管天安县文化馆没有人见过他，但是都知道他是从绝伦帝小镇走出去的，作为家乡人，他们感到很自豪。

因此，这天下午当一个很瘦的人突然出现在天安县文化馆，说他是周德东，大家还不太信。

他刚进门的时候，文化馆的张弓键推了推眼镜，问

他：“你找谁？”

这个人并不急于说他找谁。他夹着一个很普通的皮包，慢慢地看了一圈办公环境，然后坐在了张弓键的对面，说：“我找馆长。”

“馆长去省里学习了，我是副馆长，有事你跟我说吧。”张弓键说。

很瘦的人和张弓键拉了拉手，大声说：“你好。我是周德东，绝伦帝小镇的那个周德东。”

他一边说一边递上他的证件。那是一个保存得很好的本子，深蓝色。发证单位：陕西作家协会。姓名：周德东。出生年月：1967年8月8日。籍贯：黑龙江。入会年月：1996年2月6日。发证日期：1996年2月6日。编号：755。

编号那疙瘩有点模糊，有点像155。

张弓键一下就睁大了眼睛：“是你呀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！啥时候回来的？”他一边说一边给周德东倒水。

周德东说：“刚下车，直接就上你们这里来了。”

“这次回来是体验生活吗？”

“我想静下心写一本新小说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另外，我还想扶持一下咱县的文化事业。”

张弓键高兴地说：“那可太好了！”

周德东说：“我离开老家太久了，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。这样吧，你们看看有没有好的文化项目，然后给我整一份可行性报告，我觉得行，立马投资。”

张弓键立即说：“我好好琢磨琢磨。”

周德东站起来，说：“我要赶回绝伦帝小镇了。我十天半月走不了，你们可以随时把报告送给我。我走了。”

张弓键当然不会让周德东马上走，他带着文化馆的几个人，当天晚上请周德东吃饭。他们去的是天安县最好的一家饭店，叫“空中楼”。

我要找到多年前这张照片上的人。

我在新闻出版这个圈子呆久了，很熟，我很快就找到了《卖》报社。那是一座写字楼，里面有很多公司。我走在楼道里，东张西望。

有个矮个男人迎面走过来，他跟我打招呼：“曹景记，你回来了？”

我陡然想起那人就叫曹景记！

我急忙说：“我不是曹景记，我找曹景记。”

那矮个男人走近了我，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，他惊叫道：“嘿，你和他长得真像！对不起！您是他弟弟吧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。”

他斜着眼睛看我，得意地笑了：“那他就是您弟弟了。”

“也不是。”我知道我遇见了一个饶舌的人，于是绕开谁是谁弟弟这个十分不沾边的问题，直接问：“他的办公室在哪儿？”

他说：“您不知道？他半年前就跳槽了，那段时间我不在，我表姐生病了……”

我急切地问：“他去啥单位了？”

他说：“一个影视公司，好像叫什么……24小时，听说他去当副总经理，而且薪水特别高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帮我找找他的电话，行吗？”

他说：“你等等，我去采访部问问。他原来一直做记者，是个很敬业的记者……”他一边说一边走进了一间办公室。

过了很长时间，这个热心的矮个男人才出来，他说：“真抱歉，曹景记跟他们都断了联系……”

我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一个直觉冲击着我的脑海——就是他！

最后，我终于没找到曹景记的任何联系办法，只好沮丧地离开了。

之后，我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打探这个叫24小时的影视公司。

其实，这根针就在我脚下——有一次，我跟一个朋友闲

聊，说起了这件事。他说：“我知道这个公司呀，前不久，他们还找我写过一本本子呢。”

我眼睛一亮：“他们在哪儿？”

他说：“好像就在你的编辑部附近。等我回去找到名片再告诉你。”

晚上，我的朋友打来电话，告诉了我详细地址。果然就在我工作的编辑部旁边，三环路上。第二天我就去了。

我一帆风顺地找到了那家公司。

那个公司的人也都说我和曹景记长得像。

一个职员告诉我，曹景记一个月前就神秘地辞职了。而且，他和公司里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。

一个月前正是假周德东在天安县为文学青年讲课的时间。

我问那个职员：“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？”

那个人说：“我几个月前去他的住处取过一次资料，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住那儿。”然后，他把那个地址告诉了我，是玫瑰居一带。

我立即赶了过去。

来到玫瑰居的时候，天快黑了，路灯亮了，个别小偷已经从洞口露出眼珠。

那是一个很旧的楼，所有的窗户都没有光亮。

我慢慢地爬上去。楼梯很黑，有一股霉味。我在走近一个可怕的谜底。

楼道里没有灯，暗暗的，一片死寂，只有我慢吞吞的脚步声。我甚至怀疑这是个废弃的楼。

我来到最高一层，凑近门板看门牌号。

没想到，这扇门竟然自己慢慢拉开了！

一张脸出现在我面前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他和我面对面地站立着。

我俩都愣住了。

他的脸很白，是那种没有血色的白。

另一个说：“那就是你弟弟。”

曹景记说：“我哥和我弟长得其实并不像我。”

那两个人感叹起来：“你俩真像。要是你当他，或者他当你，肯定没人能认出来。”

这句话让我哆嗦了一下。我看看曹景记，连忙说：“熟人还是能区别出来的。”

曹景记突然对我说：“要不，咱俩就换换？”

我一惊：“换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就是我当你，你当我呀。”

我挤出一点笑，带着讨好的味道：“你真会开玩笑，当一个作家多辛苦啊。”

曹景记对那两个人也挤出一点笑，说：“你们觉得呢？”

那两个人都挤出一点笑，说：“我们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玩。”

这时候，墙上挂的破钟敲响了，声音很刺耳：“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咣！”丧钟为谁而鸣。

我鼓了鼓勇气说：“曹景记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

他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阻止我，他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我说：“有空你去我的单位玩儿。”这完全是一种客套，我没给他名片，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。

我走过那两个人的四条腿时，也跟他们打招呼：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他们是一同说的。

曹景记说：“我送你。”

我说：“不用送了。”

曹景记说：“不行，楼道太黑了。”

出了门，他轻轻把门关上，然后低低地说：“要是发现那人在北京出现了，你立即通知我。”

“噢。”我随口说。我看不清他的脸。

他送我到了楼梯口，有了点光。

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那束灯光照着他很白的脸，很吓人。

那一刻，我觉得他的眼神可疑到了极点。我低头匆匆走开。

出了那个旧楼，我感到无比孤独。

一个人，匆匆走过，看了我一眼。他也许是小偷，他也许在对我说：小偷向您提示，谨防警察。

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剧院中，四周的座位都空着。帷幕慢慢拉开，台上也是一片漆黑，只有一束惨白的光，从舞台后直直伸出来，照在我脸上。我看不清四周。一个恐怖故事就要开演了……

三、见鬼了

从死亡的方向看，总会看到
一生不应该见到的人

——多多

这天下雨了，外面雷声阵阵。

我躺在床上，走在去往梦乡的半路上。亮起一道闪电，雪白的墙壁上，出现一个人在电脑前打字的侧影。闪电一灭，那侧影就被黑暗吞没了。

我打了个冷战，坐起来。

是梦。幸好还有这样一个借口。

一个人经常到编辑部投稿，时间一长跟我就熟了。他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，他几次邀请我去他们学校搞一次讲演，主题是“恐怖文化”。

他叫许康，他的脸也很白。

我太忙，一直没有去。

这一天，许康又来了。

大热天，他挤公共汽车，满脸是汗。

我说：“我去，就这几天，时间你安排吧。”

他极其高兴，说：“周老师，谢谢您！”

两天后，我真去了。我穿一件挺做作的黑风衣。

路上塞车，很严重。好像有一辆汽车撞到了高速路的护栏上，有伤亡。因此，我到那所大学时，已经很晚了。

梯形教室。

我进去的时候，学生们都等在那里了。有几百人。

我快步走上讲台。许康介绍我，说我是作家，那些可爱的学生就用力鼓掌。

我谈笑风声。

我说：“恐惧在人类精神世界里占据很大空间。人生来就有恐惧。婴孩脱离漆黑、温暖、宁静的子宫，对光明充满本能的恐惧；临死的时候，对黑暗、消亡、未知充满无望的恐惧。恐惧潜伏在人类的心理经验中，滋生于人类的想象中。”

我说：“人类的安详永远低于人类科技水平的最上限。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，科学太渺小了，像飘浮的一粒尘埃。因此，人类的恐惧无边无际。”

我说：“人类的恐惧和人类的想象成正比，恐惧感越强烈想象力越发达。”

我说：“东西方的恐怖文化不太一样。西方更倾向于外星人、机器人、刑事犯，那是某种物质的恐怖。在东方，在中国，更倾向于鬼魅——鬼魅包括莫名其妙的事情、不可解释的现象、隐隐约约的神秘的不可抗力等。那是某种精神的恐怖。就像中西医的区别。前一种恐怖不绝望，似乎总可以抵挡，用智慧，用技术；后一种恐怖常常不可救药，从内部摧毁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写恐怖故事的理念是——展示恐怖，分解恐怖，战胜恐怖。”

这时，靠近门口有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拿过麦克风问：“周老师，现在有一个周德东就在门外，他说路上塞车，

他刚刚赶到，这就是东方式的恐怖吧？”

我说：“差不多。不过，假如真的遇到这样的事也不要怕，只要追查，一定有一个周德东是假的。”

那个学生惊惶地说：“周老师，我不是打比方，真有一个周德东在门口，他和您长得一模一样。”

我想到以前发生在天安县的那件怪事，我的心一抖。难道是那个一直飘在阴暗之处的另一个神秘的我又出现了？

整个教室里的人都很吃惊，大家交头接耳，很多学生站起来朝后看。

坐在第一排主持这次演讲的许康也摸不着头脑了，他站起来走过去，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过了好半天他才回来。

他站在我旁边小声说：“确实来了一个周德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问：“他人呢？”

许康说：“已经走了！他听说您在这儿，很生气，说您是假的，他质问我为什么不把事情搞清楚，然后就气咻咻地走了。”

我问：“他长得什么样？”

许康上下看了看我的脸，说：“他跟您长得特别像，也穿着黑风衣，真是怪死了！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他的脸比您白。”

听完这些话，我几乎忘了自己还坐在台上，我张大了嘴巴，回不过神。

教室里的人骚动了一阵，终于安静下来，静静等我说话。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许康轻轻碰了碰我。

我端正了一下姿势，装作很平静地说：“刚才是个误会，没事了。”接着我说：“哪位同学还有问题？”

这时候，那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又站起来，用麦克风

票，你忘了？”

我想她肯定是遇到了那个神秘的人，就说：“你好好看看，是我吗？”

她说：“是你呀……”

我说：“你再看看，到底是不是我！”

她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，还是说：“没错呀！”

她越肯定，我心里越感到害怕。

我提示她，注意我的五官、眼睛、身材、声音、表情习惯……

她反反复复打量我，同时追忆脑海中的那个人。最后，她似乎有点犹豫：“好像是你……只是那天你的脸色不如今天好。”

我步步紧逼：“你肯定一下，到底是不是？”

她想了半天，终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发冷的话：“好像又画了一个你似的。”

五、失散的亲兄弟

你的足迹

其实就是一幅地图

那是一幅错误百出的地图

——无名氏

我决定：带毛婧去见曹景记。

这样，很轻易就可以证实以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不是这个警察所为。

我领着毛婧，走近曹景记居住的地方，心“怦怦怦”乱跳起来。